

· 独 幕 話 剧 ·

妯娌之间

田 心 上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

· 独幕话剧 ·

妯娌之間

田心上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957年 沈阳



人 物：苗秀珍——三十五歲，農業生產社的生產組長。

東 升——十二歲，五年級小學生，苗秀珍的兒子。

方彩香——四十七歲，社員，苗秀珍的嫂子。

淑 鳳——十七歲，高小畢業生，社員，方彩香的女兒。

亞 林——二十二歲，社員。

時 間：一九五五年的春天。

地 點：遼南的農村。

布 景：一般農民的家庭，這是五間正房的東外屋，是老太太活着時候的住室。正面有堂箱，堂箱上有坐鐘、帽筒、壺碗等擺設，和堂箱并排放着一個坐箱，上面壓着一些農家的用品，在堂箱和坐箱之前，偏左放着一個寬長凳，上面搭着一床不大新鮮的紅墊子。左右各有一門：左門是通向堂屋和西屋（大嫂的住室），右門通里屋（二嫂的住室），右門旁，有一張小八仙桌，兩旁放着椅子。牆上有領袖象和幾張年畫。

幕 啓：春天的陽光從玻璃窗射進屋里，淑鳳在陽光下，扶着桌子，聚精會神地在選棉籽。

淑 鳳：（突然停止了工作，順手從帽筒口上拿起鷄毛撻子，悄手悄腳地走到坐箱跟前，側耳靜聽了一會兒，沒有動靜，便用鷄毛撻子在坐箱底下，氣憤地敲打了一陣，喃喃地）死耗子！（說着搬去坐箱上壓着的一些東西，打開了箱蓋，發現了花生袋子，驚）花生？……現在社里正愁沒有花生種呢。媽說賣了，開了半天還藏在這啊！（思索了一會兒，又到桌前選棉籽。）

(稍頓，方彩香上。)

淑 鳳：媽！你上那兒去了？

方彩香：別提了，真不走運，倒霉死啦！

淑 鳳：甚么事呀？媽！

方彩香：剛才我在屋里正給你哥哥上鞋，就听供銷社用喇叭筒喊“賤賣布頭”，我听这聲，連頭都沒顧理一下，披上了夾襖，就跑去了。你說倒霉不倒霉吧，不多不少，就差兩個人就挨到我啦，可是貨就賣完了。

淑 鳳：媽，以後再有这样的事……

方彩香：再有这样的事，淑鳳，你跑的快，你先往那兒跑……

淑 鳳：不是。媽，我是說再有这样的事，別爭爭搶搶的，為了一兩角錢的事，叫大伙看着有多不好！

方彩香：这有甚么不好的。咱也不是去跟他們要，咱是拿錢去買，買到算，買不到拉倒。(稍停)你嬭子呢？

淑 鳳：不在家，出去半天啦。

方彩香：社里沒有活兒，就不能說是在家干點，房前房后，家里家外，那兒不是活兒。

淑 鳳：又來說啦！嬭子要是有空，那天不和你一樣的干！

方彩香：就她沒空兒，別人怎不象她，这才当个生產組長就忙的不知東南西北了，要是当上社主任，那還不得累死呀！

淑 鳳：(調皮地)反正高興也是你，生氣也是你。大前天副業分紅，嬭子領回來了三十元錢，也不知道是誰，樂的話都不會說了，錢，都不知道往那兒放了，還說呢！

方彩香：(有些難為情地笑了)你就能記那些事兒，你當是我頭一回見着過三十元錢呢？

淑 鳳：不管是頭一回還是第二回，媽，你說，那天你到底高興不高興？

方彩香：(打岔地)你嬌子好，我不好还不行啊！反正不管甚么事，我一張嘴，准是我的不对。

淑 鳳：(依然調皮地)誰說不对，有花生不賣給社里，偷着藏起來了，还有人敢說不对？

方彩香：(急)怎么！你知道了？

淑 鳳：再不知道，就要喂耗子啦！

方彩香：这可不得了啦！你嬌子她知道了沒有？

淑 鳳：嬌子，……

(突然門外响起了脚步声。)

方彩香：(慌忙地用手勢阻止淑鳳的談話，裝作談起別的來)……供銷社那些东西呀！洗臉盆、糞筐子、飯盒子、尿罐子，还有紅糖、粉条、鉄銹、鎬头……样样俱全，堆山成嶺的，可多啦！吃的用的，那样也不缺，都是賣的……(說着說着不知为啥，突然自己笑起來了，逗得淑鳳也隨着笑起來。)

(亞林气势汹汹地上。)

亞 林：你家二嫂子呢？

方彩香：出去半天啦！不知上那兒去了！

淑 鳳：你找她有事啊？亞林叔！我給你找去。(跪下。)

方彩香：看你气哼哼的，象个凶神似的，找她有啥事？

亞 林：当干部还有这么当的，自己有虧心事，怕碰釘子，不敢去，叫別人替她挨碰去呀！

方彩香：甚么事呀？

亞 林：甚么事？(稍停)我問問你，你家还有沒有花生啦？

方彩香：(慌)这……这……

亞 林：你別这这的，我問你到底有沒有？

方彩香：(強硬起來)有沒有怎么的？有，你还敢搶；沒有，你还敢要命呀！明跟你說，沒有。一粒也沒有。头七、八天就

叫她嬌子賣光了。

亞 林：誰賣的？

方彩香：她嬌子。

亞 林：噢，（若有所思）社里是買你們的，不是白要。

方彩香：要也沒有，買也沒有。

亞 林：你再說個沒有！

方彩香：沒有！沒有！就是沒有。要了的，你就翻吧！

亞 林：（故意地）好！翻咱就翻，这可是你叫翻的……

（亞林在屋內到處尋找，剛要去搬坐箱上的東西，大嫂着了急。）

方彩香：你这是干甚么？你还想動搶呀！

亞 林：（故意取笑，而又嚴肅地）告訴你，这回不讓翻也得翻，非翻不可。（搬坐箱上的東西。）

方彩香：（急忙攔住）你說吧！翻出來怎的？翻不出來怎的吧？

亞 林：翻出來就沒收，翻不出來拉倒。

方彩香：呸！好大的口氣，你也不怕風大傷了牙。告訴你，別說是沒有，就是有，我不吱聲，也沒有那個小子敢動。

亞 林：不敢動，誰下的命令？今天我說了就算，非動不可。（又要搬東西。）

方彩香：（往坐箱上一坐）你想怎的？

亞 林：（順手把搬下的東西又放到坐箱上）別臉紅脖子粗的，說實在的，不怕別的，還怕髒了我的手。

方彩香：你嫌髒，你就滾！

亞 林：滾？正事還沒辦呢，象你这样的人，社里用着你點東西，就象從你身上往下割肉似的；若是從社里往家弄東西呀，哼哼，……不用我說，你自己想想吧。大前天二嫂子從社里領回來六十元錢，你准不能嫌多就是了。

方彩香：怎么！你說多少？

亞 林：別裝模作樣的，六十元就是六十元，又沒人跟你借。

方彩香：（自語地）噢，怪不得的呢！我才明白啊！

亞 林：你明白就好，就怕你昧着良心，不念社里的好處。

（二嫂苗秀珍上。）

苗秀珍：有事呀？老兄弟！

亞 林：你干甚麼去啦？

苗秀珍：我從社里回來，尋思抽空兒把後圈里那點糞起出來。

亞 林：（又生氣了）眼看明天就要播種了，花生種到現在還沒張羅齊，你倒好，回家起糞來啦！

苗秀珍：剛才不是叫你到後街大坑沿兒老鮑家，把他家那几袋子動員出來，不就夠了嗎？

亞 林：哼，說得輕巧，那個歪嘴娘兒們，是好惹的主？

苗秀珍：（有些着急）怎麼？沒動員出來？

亞 林：人家把嘴一歪，（學着歪歪嘴的動作和聲音）“怎麼的？你們當幹部的不帶頭，就看上我这几袋子花生！不賣！就是不賣，我還留着哄孩子呢！……”你聽這話，能活把人氣破肚子！

苗秀珍：（氣憤，自語）這還是跟他們買呀，若是跟他們要又該怎樣？

亞 林：行啦，我的二嫂，甚麼事光說不中啊！

苗秀珍：那麼，咱倆再去一趟吧。

亞 林：你饒了我吧，別叫我跟你陪綁去啦！剛才那一趟，就夠我受了。你有本事，你自己去一趟吧！（欲下。）

苗秀珍：老兄弟，別走啊。

亞 林：行啦，咱們現在沒有甚麼好說的，等你去一趟回來，咱們再談吧！（轉身急下。）

苗秀珍：亞林好象對我有意見似的。

方彩香：管他那些呢，听狼叫，还不养活小猪崽了呢？

苗秀珍：咱家那兩袋子，前几天我住娘家，嫂子若不賣就好了。

方彩香：是啊！（打岔）她嬌子，你这兩天身板不好，可别东跑西跑的累着啊！等一会儿，我给你用紅糖熬点姜水，喝了出点汗就好了。

苗秀珍：我沒啥病呀，嫂子。

方彩香：还没有病呢，这你可瞞不过我，从大前天你的精神就和往常不一样，也不知道是真有病了，还是心里有事，反正你也不跟我說，我可也不知道底細……

苗秀珍：（支吾地）……我……我就觉着头有些暈。

方彩香：那我就不知道啦，病在你身上，我也不能鑽你心里去看。

苗秀珍：嫂子！……

（淑鳳急上。）

淑鳳：嬌子！亞林叔为啥气呼呼的走了？

苗秀珍：我也不清楚。嫂子！我这就到老鮑家去一趟。

方彩香：不用去，去干啥？（見淑鳳，轉想）啊！……是得去一趟呀，那你就走吧。

淑鳳：嬌子，你上老鮑家去干啥？

苗秀珍：老鮑家……

方彩香：你不用跟她說，你走你的吧！

苗秀珍：……她家有几袋子花生，社里等用，想和他們勻一下。

淑鳳：嬌子，你別去呀！她不能賣！

方彩香：那說話都有你，你怎知道人家不能賣？告訴你啦？

苗秀珍：剛才你亞林叔說老鮑家的花生种沒动員出來，我的头就轟了一下子，不是別的，同样都是任务，打井那些日子，隊長和老支書为了完成任务，一連有多少天晚上沒

睡好覺呀！这回社里把張罗花生种的任务交給我們組了，可是到現在還沒完成，这还用旁人說，自己还不知道着急啊！

淑 鳳：（思索不語。）

方彩香：張罗不齐，就少种点唄！誰也不能保准今年收甚么。

苗秀珍：花生和棉花一样，那是上級指定的面積。嫂子！我走了。

淑 鳳：（急）嬌子！她……她！……媽！你別叫嬌子去啦！

苗秀珍：（有信心地）人怕劝，車怕垫，跟她說开了，一定能行，若不行，就要耽誤事了。花生种別处又買不到。（下。）

（稍頃，淑鳳突然向外跑，被方彩香一把拉住。）

方彩香：你干啥去？

淑 鳳：我去把嬌子叫回來。

方彩香：你把她叫回來做甚么？

淑 鳳：你看把嬌子急的那个样，你就不能替嬌子想一想啊！

方彩香：傻孩子！你可知道个啥？你替她想，她可不替你想呢！
剛才我听你亞林叔那么一說，我才象从鼓里跳出來似的。

淑 鳳：（惊奇）甚么事呀？媽！

方彩香：你知道，大前天你嬌子从社里分回了多少錢？

淑 鳳：不是三十元嗎？

方彩香：（气愤地咬着牙）三十元？兩個三十元！你看她成天不多言不多語的，心里的道道兒可多啦！早先她摸不到錢的边，那还看不出來怎的，这是头一回能弄到几个錢了，就留了后手，攢起了小份子。人心从外边看，这还有个看呀！

淑 鳳：（不相信地）媽，嬌子不会那样，是不是亞林叔和你鬧着

玩？

方彩香：你媽也不是傻子，真假話還聽不出來呀！我怕把事情鬧到兩叉上去，還特意又釘問了一句。（稍停）前些日子我可是天天盼着分紅，可不摸准能分多少。我尋思咱家就她一個人參加，她再能干，還能分幾個，再說又是個冬天，編編蘋果籠子、弄弄溫床，那能有甚麼賺頭，所以大前天她說分回來了三十元我可就信了，說心里話，當時還把我乐的够噲哪！我覺着三十元也不少了，怎的也沒尋思她能分那么多呀！

淑鳳：（思索）她那三十元能弄那去呢？

方彩香：傻丫頭，那還不是明情事，还用說呀！

淑鳳：嬌子一定不會自己偷着把錢留起來。

方彩香：我說你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，人心隔肚皮，表面上沒處看呀！你別听她嘴里說的哇啦哇啦的比唱的都好听，心里誰都有個小九九呀！你以後別再那么傻虎虎的，她說東就是東，她說西就是西，自己也該長點心眼了。

淑鳳：媽，你別說這些了，我看嬌子不是那樣的人。

方彩香：怎么她說甚麼你就信甚麼呢？我問你，你說我不願意大家紅火火的在一塊過嗎？

淑鳳：誰說你不願意來。

方彩香：我不願意嬌子和侄女親親熱熱貼骨貼肉的象媽媽和閨女那樣嗎？

淑鳳：當然也願意。

方彩香：是啊！孩子！你知道這個就行，我不是願意眼瞅着這個家鬧的七零八落，東的東，西的西，可是這又有甚麼辦法呢？三股綫往一塊擰，怎么的都好說，三股綫各拉一股，那可就沒辦法了。拿這三十元錢來說，這不就明

明明白白的啦嗎！媽對這些事，可是眨眼就透。

淑鳳：嬌子也許……

方彩香：我可告訴你，淑鳳，別的事你跟你嬌子怎說都行，可是這幾袋子花生，你若是跟你嬌子說了，那可別說我當媽的又不知疼你。我原打算把這幾袋子花生……（剛想做几針沒有做完的鞋，突然被針扎了手）哎喲！這兩只眼睛快瞎了，大瞪白眼的往手上扎。（自己氣憤地嘟嚕着。）

淑鳳：媽，趕明兒托人到區上買付花鏡，再不買付養目鏡戴上吧。（替媽引針。）

方彩香：淨說傻話，那得多少錢啊！該買的東西多啦！若不的，你哥哥愛打球，就給他買雙球鞋有多好，又結實，我又省事。

淑鳳：那就給他買一雙唄！

方彩香：光給他買能行嗎！

淑鳳：那就一塊給東升也買一雙唄！

方彩香：一雙、一雙，那不是去要啊！那得錢哪！（稍停）她覺着在一塊抱屈了，我覺着比她还委屈呢！你說吧，你爹是個常年勞動力，這回去學技術，回來就是個技術員，你一年也不閑着，我隔三岔五有輕快活也還能去干幾天，你哥哥不到三四個月高中就要畢業了，也要賺錢了，四個人一個閑着的都沒有，你說這該有多好吧！可是那東升子今年這才上五年級，初中，高中，念吧，花吧，那還有頭啊！

淑鳳：（不耐煩地）媽，你又說這些了。

方彩香：我知道，我一說這些，你爹、你哥哥和你都不願意聽，我不是愛說這些事，我是算算這個賬，本來我是打算把這幾袋子花生賣了換個小豬崽喂着，托着活錢滾點利。

(稍停,突然有了主意)現在反正是这么回事了,前面有走的,后面就有跟的,有她攢小份子的,就有我攢的。淑鳳,你赶快从后園跳过牆,告訴郭福你舅老爺,把这点东西弄到他那兒去。

淑 鳳: 弄到他那兒去干甚么?

方彩香: 在这眼皮底下,摺不住啊!弄出去,家里沒有,她可沒有办法。

(淑鳳不動。)

方彩香: (偶然想起)淑鳳,你不是早就要買一件花布衫嗎? 这是五元錢……(將要遞給淑鳳又藏起來)是不是外边來人了?

淑 鳳: (向外望了望)那呢? 媽淨自己大惊小怪的。

方彩香: 沒來人啊? ……有她留的,沒有咱娘們花的?

淑 鳳: (高兴地)我明天就托人到区上買那件粉紅花的。

方彩香: 我可再告訴你一遍,這兩袋子花生,可不許你嘴賤。你若是在外邊出去,以后你就少跟我叫媽。我說你聽見了沒有?

淑 鳳: 聽見了。

方彩香: 聽見了,就快去吧。叫你舅老爺快來,他來的時候叫他在后園先咳嗽一聲。

(淑鳳躊躇。)

方彩香: 怎么我說話,你就沒有听的時候?

(淑鳳無奈,下。)

(靜場片刻,东升放学回來,剛一進門文具盒和筆記本等都掉在地上。)

方彩香: 你忙甚么? 你要忙死啊!

(东升在地上撿着掉下的東西。)

东 升: 書包底漏了,甚么也裝不住。

方彩香：反正甚么东西到你手里也不能結实，鉄打的也能弄成窟窿。

东 升：从上学就这么一个破書包，使了四、五年了，还說費。

方彩香：不費，不費，你使的仔細……

（东升剛想爭辯，淑鳳上。）

方彩香：怎样？在家么？

淑 鳳：不在，叫村上叫去了。

东 升：（向淑鳳）誰？

方彩香：（搶接）你亞林叔。（对淑鳳）你沒告訴他家里別人一声嗎，叫他快点。

淑 鳳：告訴了。

方彩香：（放心地）噢！那就行了。（稍停）你抽空兒把东升的書包补一补。

东 升：不用呀，大姐，叫我媽給补吧。

方彩香：誰补还不一样，非得你媽？

淑 鳳：（拿起書包）媽，这書包是不能用了。

东 升：大娘，我想……

方彩香：想買一个新的是不是？

东 升：嗯，筆記本也用完了，大娘，給我兩元錢就够。

方彩香：我沒錢哪，要錢跟你媽要去。

东 升：我媽那來的錢，錢不都交給你了吗？

方彩香：都交給我了吗？

东 升：那可不是怎的。

方彩香：（想爆發）你这小小的人，也知道昧着良心……

淑 鳳：媽，……

东 升：誰昧着良心？

方彩香：你瞪甚么眼睛？

东 升：怎么的？就許你瞪？

方彩香：好，你瞪吧！看你能不能瞪出錢來！

东 升：你給东桂哥怎有錢，我要一个就沒有了？反正今兒个不給我錢就不行。

方彩香：不行，你能怎的！小崽子，你敢在大娘跟前……

东 升：在你跟前怎的，你还能把人吃了！我媽怕你，我可不怕你。

（淑鳳兩方面劝阻。）

方彩香：你不怕我又能怎的？你这忘恩負义的崽子，你七歲上就把爹死了，是誰把你养活这么大？

东 升：是誰？是我媽，是我大爺，反正不是你！

方彩香：你大爺养活你这么大，就叫你这样对待你大娘？

东 升：你別看我現在还小，我也能長大，等我長大能掙錢了給我媽，給我大爺，給我哥，給我姐，就不給你。

（大嫂和东升正吵得有勁，二嫂上，东升見媽，立刻啞然。）

方彩香：你怎不吵吵了？你倒吵吵啊！你媽來了，你怎就不敢了？（对二嫂）这是你听見了，你不在家就和我这样，这还有沒有老小了……

苗秀珍：东升！惹你大娘生气了，还不給你大娘賠个不是。

东 升：（不動）……

方彩香：賠不是！別看你有王法，今天你要能叫动他，就算我沒說。

（靜。东升一句話沒說，默默地給大娘行了个隊礼，不知为啥突然地哭起來了。）

方彩香：（意外地受窘，只好自己圓着面子）你看看吧，这委屈成啥样子了，这还叫賠不是呀！

东 升：怎么的？給你賠不是又不对了！

方彩香：（好象消了气）对！对，誰敢說不对呀！

苗秀珍：剛才到底为啥吵吵起來的？

方彩香：你問問他吧。（欲下。）

东 升：（向大嫂）給我錢！我要買書包、筆記本。

方彩香：你这是干甚么？我沒有錢！要錢跟你媽要去。（急轉身下。）

（靜。）

苗秀珍：东升，怎么越学越不懂事了？就这样給媽找省心啊！

东 升：（無語。）

淑 鳳：剛才不都怪东升啊！

（方彩香在外面的喊声：淑鳳，淑鳳。）

淑 鳳：干啥呀？（嚮裏着）喊，喊，就知道喊。

（方彩香声：你还不給我滾過來！）

东 升：大姐，不去，偏不去，气气她。

苗秀珍：（嚴厲地）东升！（对淑鳳）听話，媽喊你，还不快去。

（方彩香声：你还不來呵！）

淑 鳳：（气愤地）來了，來了，來了！（下。）

苗秀珍：媽問你，今年十几了？

东 升：（抬起头）十二了。

苗秀珍：是啊！不小了，都上五年級了。

东 升：媽，剛才的事，你去問問大姐嘛，到底怪誰？（又委屈地哭了。）

苗秀珍：不管怪誰，有話总該慢慢說呀！（疼爱地为孩子拭着泪。）

东 升：媽，你成天的就知道干活，甚么也不知道。有些事我不願告訴你，怕你难过……媽，你为甚么要怕她呢？

苗秀珍：东升，媽是怕她嗎？

东 升：那为甚么有些事，你有理也不敢和她爭講呢？

苗秀珍：吵吵嚷嚷能頂事嗎？

东 升：她說甚么就不听她的那一套，就跟她干，反正就不能受她那分气，她願意怎的怎的！

苗秀珍：东升，媽問你，你在学校的时候，老师教你什么？

东 升：我在学校就沒和同學們吵过架，你不是告訴过我嗎？

苗秀珍：我还告訴过你不許和你大娘吵嘴，剛才为啥又吵吵起來了？（稍停）为甚么？

东 升：（無奈只好說出心里話）我看你不在家，我尋思偷着和她干一仗，給你出出气。

苗秀珍：（被孩子說得啼笑皆非）十二、三了，还淨說这些不懂事的話。东升，媽問你，你說大娘成天的累不累？

东 升：反正沒有你累。

苗秀珍：你不知道啊，你大娘这一角活兒，不比你媽輕啊。你想想，从打入了社，我天天在社里干活，家里的甚么事都撂給她了，做飯、做菜、喂雞、喂猪、喂鴨子，还得做針綫活兒，地下炕上，起早貪黑的，那一样活兒，不得她手到。若是眼睛好好的还好說，眼睛又不好，可是她也沒歇着。每天我从社里回來，看她汗一把，水一把的里外忙活，我心里可真覺着过意不去。这些事你都沒看着嗎？我常告訴你大姐，在家有空兒的时候多帮你大娘干点活兒，可是告訴你的話，你都忘了。

东 升：媽，以后我再不和大娘吵嘴了。

苗秀珍：以后大了慢慢的就知道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你跟淑鳳都要記着，就是你大娘，有时候好有小打算，也不許風言冷語地对待她呀！老支書你二爺說的对呀，有些人过去过窮日子过怕了，一針一綫都是好的，这可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改掉的呀！

东 升：媽，我想起來了，是不是因为你倆思想不一样？等多咱大娘思想進步了，是不是你倆就好了？

苗秀珍：（兴奋地）是啊！媽也要好好的學習，把生產搞好，把咱們的家也搞得和和睦睦的，一家人，有的工作，有的學習，大家都快快的進步。到那时候，你东桂哥，淑鳳姐，還有你，都長大成人了，能做事了，咱們一家人，都高高兴兴地建設咱們的社会主义，再也不三天兩头的拌嘴吵架了，再也不要为了一件小事就鬧得全家不和，鬧得誰也不能安心工作了。（兴奋得流下了眼淚，但仍然克制着，貼着东升的臉，微笑地）孩子，你說好嗎？

东 升：（听得入了神）好。

苗秀珍：（無限向往地）到了那一天，什么都好了，生產搞得比現在更好，（突然地）若是往社里投資，孩子，你說，（逗趣地）到那时候咱們家里往社里投資，你說投多少？

东 升：（脫口而出）投五百。

苗秀珍：（笑了，把东升摟在怀里）可是你大娘說，家里有錢，再多投五十，五百五吧！

东 升：大娘还兴許叫投六百呢！

苗秀珍：是啊，社里穿井用石头，我們說給社里拉兩車吧！你大娘說，兩車够干甚么的，反正咱家眼下也不等用，都先給社里拉去吧！……

东 升：那我們就往車上搬石头……

苗秀珍：东升，真要是那样，那咱們的家，咱們的社可就都好了。

东 升：媽，你說，大娘甚么时候能進步？

苗秀珍：你說呢？

东 升：我不知道。

苗秀珍：只要你不惹你大娘生气，你大娘就能進步。